

尚書正義

六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監三以殷餘民封康叔

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疏**成王至梓材正義曰內國名、叔封字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

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

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

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焉、善

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此云既

戈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

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
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首周
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
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
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
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
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
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
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
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
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
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
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
鄰也其地理志鄆鄆之民皆遠分衛民於鄆

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
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宋以
與國否未明也既

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
叔至封字正義曰以

定四年左傳祝云命以康
誥故以為命康叔之

詰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
蔡邠霍皆國名則康亦

國名而在圻內焉王亦然
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

或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
則孔以康伯為惟三月

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
而號謚不見耳

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
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
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初造基建作三城六都邑於東國洛汭居

天下土中四方之
自大和悅而集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

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
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

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
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
疏惟三

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
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
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
皆慰勞勩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

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
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

及獻上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
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

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管成各邑六年制禮作樂
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丁明堂之位即云頌

度釐而天下大服文云六王制禮作樂是六年已
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
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
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
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曾集正義
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
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
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
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
以基為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
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
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
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
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
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
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

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
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
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
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
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位
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

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
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

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
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

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成王命
順康叔之德命

為孟侯孟長之五侯之謂方伯使康叔為之
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德

慎去刑罰以爲教首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三邦以修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

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

其二以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乃

授武王

寡兄鬲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汝寡有之兄走王勉行末王之

道故汝小子封得

疏

王若至東土

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

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末王能顯用俊德慎

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况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勗可敬其慎罰威可威

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

西土惟是怙恃末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開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末王以誅

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

有次教以末王之教故也武王有之兄武王末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武王小子封在東

土爲諸侯是末主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天命末主
無所復加以爲勉行所以此入法之傳周公
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
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
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
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
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
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
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
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率及連屬也虞夏及
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躬亦有牧伯四代
皆通也非如鄭志云躬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
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
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摠告諸
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
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

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
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

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
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

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
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

殺也我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
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

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今民將在祗適

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所在敬循汝文德

言以為政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

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汝當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
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皇

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天為德則疏王曰

封汝至王命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

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

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

今治民所行將在斯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

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
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
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
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
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入事既然又
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

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其
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今
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
以為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敷
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耆老成
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傳又當至
安民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
只言適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
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
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
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于至王命正義曰以
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
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
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
為順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敬哉惇痛瘝病
德也治民務除

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行我言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往盡乃心無康好逸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

豫乃其父民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我聞曰怨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

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躬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

之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躬民亦

順天命為民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日新之教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

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
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
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
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旣難其往
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
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
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
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
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
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
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躬民不但汝身所當行
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行教傳洞
痛至我言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痛也瘵
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迷治民故務除惡政
如已病也戕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
刑罰及已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傳

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

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

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惟助王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

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人

有小罪非責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

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

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



王曰嗚呼封

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

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

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

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王曰嗚呼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歎政教有次敘是乃

惟民其勅

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

化惡為善

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弃惡修善矣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

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
言得刑

無或刑人殺人
無以得刑殺人而
非汝封又曰劓

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
輕者亦言所得行
無或劓刑人
所以舉輕以

之

王曰嗚呼封有至刑人
正義曰以刑者政

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
而汝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

服從化其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
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

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
治為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

刑人殺人平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
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以得故而有

所監劓刑人之無罪者也 傳化惡至修善也 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

以道則惡除 傳愛養至安治 正義曰既去惡

乃須愛養之為善人為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

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 傳劓截至得行 正

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

即墨劓刑官也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刑者周官

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

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

刑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

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刑人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司師茲殷罰有倫 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 陳是法司牧其眾及此殷家

刑罰有倫理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者兼用之

不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身得其辭
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

月乃大斷之言必反

疏

王曰外事至要囚
正義

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
刑法以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

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
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

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
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
傳言外至用之
正

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王事汝當
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眾故受而聽之

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
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

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臬為準限之義故
為法也
傳要囚至之至
正義曰言要囚明取

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
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
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躬彛彝陳是法事

獄用殷家常法
謂典刑故事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
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乃汝盡遜曰

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
次敘惟當自謂未順事

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

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
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

汝所知欲其明成王
所以命已之款心

王曰汝至乃知正義曰
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

其大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
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

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
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

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
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曰乎

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以心最
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

故事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
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

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正義曰此言我我
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已若汝不善

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
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

款曲之心迷康叔為言故云凡民自得罪寇攘
已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姦宄殺越人于貨

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

利啓不畏死罔弗慙

啓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罔無不惡之者言當消

絕凡民至弗慙

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冠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

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

耳傳凡民至貨利

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冠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

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傳啓強至絕之正義曰啓強也於盤庚

已訓而此重詳之以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

孝不友

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

友子弗抵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

行父道而怠忽其業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

不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

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

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言當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

赦



王曰封元至無赦

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

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能

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

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

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

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

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

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
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
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
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
為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
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
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
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迷父事當輕
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
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
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
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
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
則有不和詈爭鬪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

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 傳於為
至不慈 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摠

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
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

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 傳於為至不恭
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

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
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

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
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

孝先言子於父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
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

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
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 傳為人至不友 正義

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

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
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躬亂而言斯

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踈人相督率

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不率大戛矧
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惟外庶子訓人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

主訓民者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

而親犯乎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

民大譽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懃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

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

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不能

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又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

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

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不率至以懌正義曰言

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
 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至於訓民惟其正官之
 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
 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
 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
 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
 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
 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
 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
 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
 為威暴惟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
 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
 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
 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
 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夏
 常至犯乎正義曰夏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故

夏爲常也。迷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立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爲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

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

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傳

為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

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

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

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

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非德也傳常事

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

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

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

正義曰寬則得眾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

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

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

人悅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

汝德也

道而善安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我是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

則罔政在厥邦 治民乃欲求等殷先哲王況今

訓之則無善 王曰封爽至厥邦 正義曰既言政在其國 德刑事終而摠言之我所以令汝

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

民故我其惟念殷先哲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哲王況今

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 傳明惟至安之

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

尚十三 七 毛文

傳治民至其國正義曰以己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况今民

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則王曰封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不可

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今惟民不靜未戾

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

言之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

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

大況曰不慎罰明聞疏王曰封子至于天正義
於天者乎言罪大疏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

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
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

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
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

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
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

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其上
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

正義曰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為已
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

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傳假令至之
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為摠說所以不安猶未定

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已大和會故言
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惟至怨我正義

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

摠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

罪大罰為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

彛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蔽時忱丕則敏

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

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王曰嗚呼封至暇

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己以敬哉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

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
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
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
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
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
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
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王曰
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

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以民安則不絕云汝故當

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汝念哉無我殄

無絕棄我言而

不享明乃服命

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

高乃聽

用康乂民

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疏

王曰嗚呼肆至乂民正義曰

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
 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
 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
 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
 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
 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
 行之命謂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德刑也
汝往之國

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

民世世享國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

福流後世疏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
 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
 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享國而言不絕

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
 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 疏傳康叔至酒誥

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連屬之監則

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

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

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

若大宰之建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周公以成王

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 乃穆考文王

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肇國在西土 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 厥誥

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

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惟天降
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

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天
知作酒者惟為祭祀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夫

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越少大邦用喪
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

亦罔非酒惟享於小大之國所用喪士疏王若
亦無不以酒為罪也

享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
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

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
為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

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
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

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
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
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
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
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是正
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
與沫一也故沫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
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
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
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
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
為妾也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
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
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
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

生皇僕為昭皇僕生羌弗為穆羌弗生毀榆為昭
 毀榆生公飛為穆公飛生高圍為昭高圍生亞圍
 為穆亞圍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直父為穆直
 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
 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
 為昭又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
 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邠霍等十六國亦曰
 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
 邠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
 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謂初始
 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
 為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
 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
 眾國即眾多國君眾士朝臣也既摠呼為士則卿
 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
 夕勅之丁寧慎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

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

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至為罪正義曰小大之國謂

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摠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文王誥教小子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有正有事無彝酒
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

飲酒無常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

將無令至醉祭祀以德自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善聰聽祖考

之彛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

則子孫惟專一疏文王至惟一正義曰前文

則有滅云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

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

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
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
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
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

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
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
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
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
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
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
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
為德可知也 傳小子至飲酒 正義曰知小子
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
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
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
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 傳於所
至至醉 正義曰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
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
康叔為國之事故摠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
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

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
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偶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

眾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眾
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為教辭

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

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肇牽車牛遠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

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

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

常聽我教勿違犯

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

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

康叔以君義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

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

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

乃能自大用逸之道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汝能以進老成人爲

醉飽考中德爲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

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志在王

家



妹土至王家

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

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

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

絜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眾士有正之人及於眾伯君子長官大夫統眾

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

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

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

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
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
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
今往至父兄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

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
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

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傳農功至父母
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

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
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傳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
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

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眾
伯至違犯正義曰眾伯君子統眾士有正者經

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
乃及庶士眾伯君子傳汝大至君義
正義曰

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

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

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

互矣傳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為

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考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

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

成矣傳能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為能饗

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

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

可以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

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

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

大德不見志在於王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文我

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故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

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摠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

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

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義

曰裴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

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摠述上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

四百三十三 尚一三 王六

昔躬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聞之於古躬先智王謂湯蹈道

畏天明著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惟躬御治

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

矧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越在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

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

者田里者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服自外

里居皆無敢沈酒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勸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

其身正不王曰封我聞至祗辟正義曰以周

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云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

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

猶保成其王道畏勸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三十三

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
俟旬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
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
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
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
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
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 傳聞之至小
民 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
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
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
著小民 傳能常至為非 正義曰德在於身智
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
湯後皆爾 傳惟躬至逸豫 正義曰此事當公
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
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 傳
崇聚至明無 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

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
况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正

義曰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
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為蕃

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見徧在外為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

自逸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
治事也言百官眾正為摠之文但百官眾正除六

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
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

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
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

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
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為官

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
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之

五二四 尚三 二

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摠故

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

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厥命罔顯于民祗

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

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

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

於酒晝夜不念厥心疾很其心不不克畏死其心不

能畏死言無忌憚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羅聚紂

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

所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

云於殷無愛於殷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

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既惟民行惡自召罪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

五
三
三
已

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眾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此罪故也 傳言紂至變易 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 傳紂大至其心 正義曰誕訓為大言紂大

惟其縱淫佚於非常之事 傳紂眾至逸故

正義曰紂眾羣臣用酒沈湎用者解經之自定本

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傳言凡至召罪 正義曰

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 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

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賢古

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 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

大視此為戒撫 **疏** 王曰封予至于時 正義曰既

安天下於是 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 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公之也所

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
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
故今殷紂無道遂失其天命我其可予惟曰汝
不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劾志殷獻臣固慎也我惟告汝曰汝當侯甸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

史掌國典法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矧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

能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若保宏父定辟

矧汝剛制于酒

宏，大也。宏，父司空，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

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

疏曰：予惟至于酒，正義

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

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服行美事道治

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

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

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劾固至用之。正義曰：劾，固釋詐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

況。忠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傳侯甸至賓友乎。正義曰：大

史掌國六典依同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

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

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

實友者勸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

即上經躬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

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

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立以

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

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

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

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闢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

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

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

話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

諸侯之二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

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
之乃揔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

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
其定辟揔上自劫步躬獻臣已下獨言三卿者因

文相况而接之其實揔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
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

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
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

順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
也聚飲酒不用上命

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
羣

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
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
惡惟衆官出紂日

乃沈湎於酒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深惡俗故必

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

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

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疏厥或至于殺正義

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

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夕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

以漸洙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

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飲

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

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

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

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人有此明訓揔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

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

潔靜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恣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

乃司民酒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疏王曰

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主命言曰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

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

之吏若宰人者沈酒
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梓材

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疏

傳告康至洽材正義曰此取言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
好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
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
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
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
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

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
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
汝若恒

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司徒

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

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
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肆

往茲寃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茲

寃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
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
肆亦見厥君事

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

人者當寬宥之

疏

王曰至人宥

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

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

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

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

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

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

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

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

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

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

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

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

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

亦為敬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

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也

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也

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
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
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
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
也文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
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為士又用庶
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
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
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摠包大臣故言卿
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
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
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
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
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
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
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主為二王之後

即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正義曰、即上民
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摠上惟邦君言汝
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傳言國
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
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
此曰子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
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
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
來之、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
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
之是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
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
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
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
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
傳、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君者在於無過之

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
上厥君始終相承於茲上言肆往且亦以罪事往

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
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言

者開置監官其治
為民不可不勉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劓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當教民無得相殘傷
相虐殺至於劓養寡

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
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
王其效邦君越

御事厥命曷以
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
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

可不
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長能

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
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疏王啓至攸辟正義
曰周公云所以劓焚

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爲於民故也以此當
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爲重害也何
但不可爲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
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
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
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
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
道而治之如此爲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 傳當
教至冤枉 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
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
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
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
故也 傳王者至不勤 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
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爲非即是
王使存省侯伯監治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
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

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若作室家既勤垣

墉惟其塗暨茨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暨茨蓋之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為政之術如梓人治

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疏曰惟

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洽至丹雘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為政

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惟

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暨

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

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臞而後成以喻人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

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洽傳為政至後治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踈

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功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為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

一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獲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

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墍亦塗也摠是以

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臞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臞臞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

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臞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今王惟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言文武也勤用明德懷遠

為近治
國當法之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
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
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
王惟德用和

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今王惟用德和悅先

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已若茲監惟曰欲

至于萬年惟王
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

室
子子孫孫永保民

又欲令其子孫累

疏

王今

至保民

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

湏有摠結

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

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

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以

明德懷柔之故眾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為兄弟

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

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

先王既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

則和集眾國使之大來朝享亦湏同先王用明德

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天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

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國

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

王湏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

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

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
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
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家而用
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
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
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傳言文至法之
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
之故言近也 傳眾國至明德 正義曰享施於
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
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欲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為
亦先王耳 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
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
先王故為遂大也 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
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
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
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

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遂拓
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豳豉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

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作召誥召

誥召公以成王

新即

疏

成王至召誥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

正義曰成

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
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躬大作之時乃以

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躬興亡為戒
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相

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
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

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
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

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
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

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
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

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
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
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且故略之耳言先相
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
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
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

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
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
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
時主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
戒為即政後事故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
傳言新即政也

月相望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鎮京
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成王廟告文王則

告武王可知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太保三公官名

公於周公前相視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越 名

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臚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於順來三月丙午臚於臚三日三月 厥既得卜

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 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

位成 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

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 疏 惟二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本其所由來 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

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眾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也日衝日光照月光圓

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
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
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
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
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歲
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
己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
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
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
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
考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
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
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
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
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
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下豐以遷都之事告

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主，以告文主，則告武主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主，於鎬京告武主也。傳，肫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肫，月未盛之明。

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肫，肫字從月出。是八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

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高發豐，歷三月丙午，肫又於肫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

日也。平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者，考

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

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

立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三十里，禮記祭天子南

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
 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
 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
 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
 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主每
 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
 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
 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
 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
 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永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
 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
 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
 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
 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
 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

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納

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

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斥稷配故二牛斥稷

貶於天有羊豕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羊豕不見可知

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旬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

稷能殖百穀祀以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為稷社稷共牢

書命庶躬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

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躬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躬衆衆躬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

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

順周公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之事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

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

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

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納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納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主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月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

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牛
一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
之義稷是人袖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
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
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主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
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禩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
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
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后稷能殖百
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
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
是禮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
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
土禮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秦誓云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
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

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躬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六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歛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

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五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老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以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賁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三王

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王、大弓、魯公之
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

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
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

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
成主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主未得賜周

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
而顯周公、故稱成主之命以賜周公、鄭立云、召公

見眾躬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
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主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錫周公
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己與冢君等敢拜

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庶躬、越自

乃御事、
乃御治事、為辭謀也、諸侯在、故託焉、
鳴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皇

天改其太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

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

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奈何

不憂敬之疏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陳戒

汝庶躬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

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躬者告諸侯也

庶躬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躬皆謂所
受於躬之衆也 傳歎皇至不慎 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
也改其太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六國躬

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况
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况

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太子
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躬之命茲躬多先哲王

在天 言天已遠終躬命此躬多先智王精 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於其後王後民謂

君臣此服其 厥終智燕瘝在 其終後王之終

命言不忝

藏瘝病者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

籲天徂厥云出執言囚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寃

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嗚呼天亦哀于四方

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勸者為

民主疏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勸故也於其智王之

命由其亦能行勸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

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寃枉無辜往其逃

三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窮困也天亦哀矜於
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
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 傳言天至敬故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
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
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
傳於其至不忝 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
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
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
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 傳其終至良臣 正義
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
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小人
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 傳言困至以窮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手肅云匹夫知 王其疾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

為法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

王命今相有殷次復觀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言天道所以至於今時既墜厥命墜其今

沖子嗣則無遺壽考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

成人之言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能考謀從天道乎

言至善
疏王其至自天 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

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木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

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

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

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

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

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
夏禹至王命 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

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

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

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三命矣

傳言天至如禹 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

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

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

者亦如禹也 傳童子至法之 正義曰嗣位治

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莅政而言今仲子

嗣者召少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

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

法效之老人之言即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

下云古人之德也

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雖少而大為天所

召公歎曰有成主

子其大能和於小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民成今之美勉之

器 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器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

化立美 **疏** 嗚呼至民器 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道成 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大

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

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傳王為至道成

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

先也器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

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 **王來紹上** 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帝自服于土中 言三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三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為大邑

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誌**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王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疏王來至今

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

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且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土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為治之

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

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傳

稱周至為治 正義曰王肅云且周公名也禮君

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且曰王者為天所子代

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

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

於土之中其當今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

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

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

融云主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傳為治至

致治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

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禮於天地舉天地

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

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

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
乎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

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王先服殷御
美自且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
言又自陳己意以

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
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節性惟

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
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敬為所不可不敬之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王先至敬
正義

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今為政
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

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
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

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寄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
 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
 休以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
 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己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
 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
 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
 或加陵殷人失勢或踈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
 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
 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
 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
 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
 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
 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
 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德惟日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行

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今行

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

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敬也

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我不可不

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

歷年戒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

年其不長我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

不敬其德故乃早墜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房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

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疏

我不至若功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之勸王為敬也 傳言王至不長 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傳以能至所知 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世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

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

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

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一十當疾行敬德

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大長命以歷年

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

常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

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在王

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正

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鳴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

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
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
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
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
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
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
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
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
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
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
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
之位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
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
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

而來是自遺智命也初習爲惡則惡矣若其爲惡
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
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
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
非初始生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爲善政得福爲惡
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
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
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
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
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
云惟勸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
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
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爲吉病患爲凶於王者則
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
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
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爲難也傳言

王至歷年 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

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其當疾行敬

德則此文是也 傳勿用至秉常 正義曰勿用

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

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 傳亦當至慎罰

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

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

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

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

之道也 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

功傳順行至之首 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此有

功者也 上文所云相夏相躬謂禹湯之功故知此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

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 傳王

在至光明 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故

三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右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

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

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

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

成命王亦顯

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

我非

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

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

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上下至永命

正義曰上既勸王

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

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又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

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

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下勤恤也臣下安

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眾百君子皆然言我

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

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

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曆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

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又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

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

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

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
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
為召公之謙辭辭辭訓為匹敢以王之口民百君子
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
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
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
眾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
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
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
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洛誥洛

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正義召公至洛誥正義正義王告以居洛之義

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

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於成

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

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

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去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

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
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
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
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
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相與俱行欲至洛
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
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
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
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
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
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
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
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
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
明戊辰已上皆是
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故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

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

如往日也言王

往曰幼少不

敢及如天始命周家安

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

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周公至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

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

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

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

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

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

君必當治於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

傳周公至

退老 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
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
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
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
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
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
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
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
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
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
所據也 傳如往至已攝 正義曰如往釋詁文
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
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
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
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

傳我乃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
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

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
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

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

本其春來至洛眾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說始卜定都之意

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

卜澗灋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我又卜灋

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洛今

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
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惟予

至獻卜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
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象作之處經營
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
吉兆乃卜澗水東澶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
規食墨我亦使人卜澶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
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
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
爲治也 傳致政至之意 正義曰下文摠結周
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
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象追說
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
邑故云至于洛師 傳我使至食墨 正義曰嫌
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
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
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
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

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鄩已有
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
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
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北
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
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圻依此墨
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
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
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
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
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
殷之須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
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
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拜手稽首曰公不
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

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

其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

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拜手稽首誨言成王

致敬於周公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成王尊敬

求教誨之言周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

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
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
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
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
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
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
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
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
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
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非常吉之居
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
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
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佻來來者使
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以遠正義曰言
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

天之美言公欲令已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

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

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

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

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命今王就行王於洛邑曰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慎其少子

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

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

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

永有辭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

有歎譽言之

疏言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

辭於後世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

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

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敘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

當輔大命故須視羣臣之功者記載之君知臣

功則臣盡力使令羣臣盡力宜於初即教之乃
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俟官令王躬自化之
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
寧戒之必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
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
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旣然燄燄其火所
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
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
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
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
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正
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躬禮者此躬禮即周公
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躬而來故稱躬禮猶
上篇云庶躬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
不言必知躬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文烝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士云：王者未制禮樂，怕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兵王為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死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海內。

謂正位則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亭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勵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六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

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今王立而自親化之言惟命曰
亦是致躬勤乃者緩辭也豈我異上句故言乃耳王
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
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主也
此上皆云成主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明黨敗俗
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杜刊言孺子也朋黨謂臣
相朋黨慎其朋黨今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
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傳言朋至以初
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今無令朋黨始發若火
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
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
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
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
聖勳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辨政之時事所施為
也惟當以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以其行周公之政

法於百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

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

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

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

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

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

成王之辭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

祖之位惟當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終其美業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

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

及禮物惟

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及禮物惟

曰不奉上

尊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

矣如此則惟政事其

疏

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

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

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勤記識百君諸侯

奉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

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

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

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

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

知百官奉上與否也

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

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

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

父祖之... 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
奉上至奉上 正義曰享訓獻是奉上之爵故奉

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

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立專以朝聘說之

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

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

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

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

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

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

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乃

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

尋辨

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敢廢乃命

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

命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

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

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疏乃惟至用戾正義曰文曰已居攝之時

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文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

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者是汝父所行汝欲勉力

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
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
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
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
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
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
務在和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
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
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
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注云成王之才周公
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
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
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
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
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以長久也故周公於
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

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覆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為勉傳

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

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

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勸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

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

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

上事也宋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

弟是教農人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戊主順人以義也

請留之曰輔言公當明
安我童子不可去之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
子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

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

民居處其眾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

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

教四方旁來為勸勸之道以迎太平之予冲子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

夙夜誌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
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王若至誌祀

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

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任而明安

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

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

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

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

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

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

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

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

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為

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

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改闇而治危故云公當

安我童子不可去也 傳言公至順天 正義曰

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主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

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

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 傳又當至其眾 正義

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

四方之民居處其眾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

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眾使之安土樂

業也 傳厚尊至而行 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

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

禮最尊太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

文欲答公而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

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

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 傳言公至

化之 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

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

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

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正義曰上言施

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勸勸之道民皆勸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

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

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

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

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本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

是也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道我之功輔

矣天下無不順

疏

王曰公功至若時

正義曰正

而公之功

又重述前言邊說居攝時事也

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

傳公之至之功正義

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四方迪亂未定

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

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

彰是亦未能撫順公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之大功明不可以去

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誕保文武受

民亂為四輔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疏

王曰公子至四輔

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

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

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

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

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

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

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以此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

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佐我正義曰退者

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

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

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

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

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佐

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遷來致政成王也 傳言

四至以去 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

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

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 傳大安

至倚公 正義曰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

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末非世

故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傳取管子之意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故言四維之輔也 將祗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 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勗樂公功 公

無困哉我惟無斃其惠事公勿替日刑

四方其世享

公必留勿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

方其世世

疏

王曰公定至世享

正義曰王又呼

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而

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

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

世享公之德矣傳公勿至公功正義曰讀文

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

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

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

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

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

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致太平

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感
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

公之德享謂荷負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
言王命我來承安汝

文德之祖末主所受命越乃光烈考武王弘
之民是所以不得去

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
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意孺子來相

宅其大博典躬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
於洛邑其大厚行典

常於躬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
治理

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曰其自時中
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

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我且以衆卿大夫於

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疏

周公至孚先正義曰庸

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末主所受

命之民令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主意以此留我

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

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文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

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不才成
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列我日以多衆君
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
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
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
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
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
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
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
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
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爲此事
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
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
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
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
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

傳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

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

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義曰

易稱曰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

軌訓為周家見恭勸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

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勸推先已戒成王使為善政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使當其人眾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之言者之戶
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當文也於君言見
恭勤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考朕昭子
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茲殷乃命寧寧我

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士
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
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

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

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不無有

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 仲殷乃承敘萬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

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疏** 曰周公又說制禮授

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主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

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末武我則拜手稽

首告之武以美享告云公太平即連告廟我不致經宿則禋告文主武主以致太平之事也

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
遇用憲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
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
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
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
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
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
斥成王言用文王之道制爲典法以明成王行之
爲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
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言非己意也文武令
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
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
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
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
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

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為酒、蕡、鬱金
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鬱、酒、二器
明絜致敬、告文主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
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
是明禋為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
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主成
五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
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
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鬱、一卣、告於文人、則
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
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
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
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
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大平、則絜告文武、不
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巳和會
則三月之時、巳太平矣、既、而、

在歲末而云不經宿其蓋周公營其且太平非一日
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
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
乎即此日告也鄭上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
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
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
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博典故言汝為
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溝邁也患
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
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
害下民則經歷萬年獸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
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
年獸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獸飽王德
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
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
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烝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

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生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烝告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誥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

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仁年

言

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天子受武受
惟七年夫下太平自戊辰以下
武受武受武受武受武受武受

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
既受言誥之主即東行赴洛邑
其年十二月晦戊

辰日主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
冬為冬節烝祭其
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
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
史官名逸者祝讀
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
有功宜立其後為國

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
賓殺牲享祭文王武
王皆親至其廟主入廟之太
室行裸烝之禮言其

尊異周公而禮勑深也於此
祭時王命周公後令
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
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
有二月惟周公大安
文武受命之事於此特准攝
政七年矣傳成王

至晦到正義曰周公誥成王
居於西宮為始王
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於
西宮以十二月

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
此歲入戊午部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
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
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
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
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
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正
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

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
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

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
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

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
于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

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封有功必賜爵祿
於太廟示不敢專也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設祭。祭之。此。此。此。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年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主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
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
瓚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
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
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咸格表王斯公之意
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
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
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
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
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
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
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
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
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逆誥
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十命伯禽當云
伯禽之誥宋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

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語，下不言。八。雖復讀之。
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語是。詰伯命。皮知。雖復讀之。
以證之，不得言。詰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詰神。
封周公，嫌此逸。詰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
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
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
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傳言周。
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
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
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